

ZHONGGUO XIANDA

中國現代

4

叢刊

1996

文學研究

ENXUE YANJIU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

丛刊

4

1996

作家出版社

封面题字：启 功

封面设计：张晓光

版式设计：徐建华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一九九六年 第四期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 合编
中国现代文学馆

地址：北京西三环北路18号

邮编：100081

*

作家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东光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5印张 235千字

1996年12月第1版 199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300册

ISSN 1003—0263

刊号：CN11—2589/I 定价：9.00元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 丛刊

1996年第4期(总第69期)

目 录

● 鲁迅逝世六十周年纪念 ●

《野草》的空间意象与文明颓败意识 张 闲(1)
“生死场”

——鲁迅生死观的文化哲学意蕴 吴小美 肖国庆(17)
论《药》的叙事结构 [韩]郭树竞(29)

● 艾青研究 ●

论艾青诗的宗教意识 汪亚明(43)
艾青与波德莱尔 常文昌(56)

● 老舍逝世三十周年纪念 ●

关于《龙须沟》和《茶馆》 于是之(74)
文学批评对老舍创作的影响 石兴泽(86)

● 文学史研究 ●

- “五四”雅俗小说并存格局的历史生成……………吴秀亮(99)
意象性与中国现代诗艺……………吴晓东(120)

● 现代散文研究 ●

江湖之忧更潇洒

- 论郁达夫及其纪游文学……………姜静楠(133)

我志谁与亮 赏心唯良知

- 论俞平伯散文之“洒脱”……………傅 璘(148)

● 现代小说研究 ●

论郭沫若对中国小说艺术模式的革新……………季桂起(162)

抗拒的神话和转向的启蒙

- 对沈从文文化策略的一个再回顾……………张清华(179)

✓ 张爱玲的《传奇》与绘画艺术……………王喜绒(198)

方鸿渐论……………胡尹强(219)

● 现代文学研究述评 ●

✓ 评新时期的冰心研究……………李 玲(233)

● 国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

梁实秋与中国新人文主义……………〔斯洛伐克〕马利安·高利克著 (250)
张林杰 译

◎ 书 评 ◎

女权批评：解构与比较

——评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李继凯(275)

探寻那渺茫的民族心路

——评宋益乔《十年心路渺茫》……………段从学(281)

廖宗宣同志逝世……………(284)

1995年10—12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论文索引……………(285)

1997年《丛刊》邮购启事……………(98)

编后记……………(292)

Contents

On the Sixtieth Anniversaries of the Death of Lu Xun

- The Spatial Image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Decline of Civilization in *Wild Grass* Zhang Hong
- "Life-death Fair" — The Cultural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s of Lu Xun's View on Life and Death.....Wu Xiaomei,Xiao Guoqing
- On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of *Medicine*.....[Korea]Guo Shujing

Studies on Ai Qing

- On the Religious Consciousness of Ai Qing's Poetry.....Wang Yaming
- Ai Qing and Baudelaire Chang Wenchang

On the Thirtieth Anniversaries of the Death of Lao She

- About *Long Xu Gully* and *Tea House*..... Yu Shizhi
- The Influence of Literary Criticism on Lao She's Writing..... Shi Xingze

Studies on Literary History

-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Co-Existence of the Serious and Popular Novels during the "May 4th" Period.....Wu Xiuliang
- Imagery and the Art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 Wu Xiaodong

Studies on Modern Prose

- On Yu Dafu and his Travel Notes Jiang Jingnan
- On the Unrestrainedness of Yu Pingbo's Prose..... Fu Ying

Studies on Modern Fiction

- On Guo Moruo's Innovation in the Artistic Modes of Chinese
Novels.....Ji Guiqi
- The Myth of Rebellion and the Enlightenment of Change — A Re-
view of Shen Congwen's Cultural Strategy.....Zhang Qinghua
- On Zhang Ailing's *Legend* and the Art of her
Paintings Wang Xirong
- On Fang Hongjian Hu Yinqiang

Review of the Studies on Modern Literature

- Review of the Studies on Bing Xin in the New Period.....Li Ling

Studies on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Abroad

- Liang Shiqiu and Chinese New Humanism
..... [Slovakia] Marian Galik
- tr. by Zhang Lingjie

Book Review

- Feminist Criticism: Deconstructure and Comparison — On Liu Hui-
ying's *Out of the Bondage of the Male Tradition*
.....Li Jikai
- Searching for the National Spirit — On *Ten Years' Wandering*
of Heart Duan Congxue
- Index of the Research Papers 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October to December' 1995.
- Afterword

《野草》的空间意象 与文明颓败意识

张 闳

一

1924年，杭州西湖的十大景点之一——雷峰塔忽然倒塌，这一消息引起了远在北京的鲁迅的格外关注。为此，他专门撰写了两篇文章。文章的字里行间，他几乎是不加掩饰地流露出一种近乎幸灾乐祸的快意。这一现象，在鲁迅的写作生活中似乎有些反常。

塔，是一种奇特的建筑物。它一般说来不具有任何实用性，纯粹是一种纪念性的，或者象征性的建筑物，首先，是作为古代宗教文化的象征。而在所有的塔中，雷峰塔则尤为奇特。它甚至与宗教的象征性也关系不大，至少，在民间传说中的雷峰塔是这样。在民间传说中，雷峰塔乃是法海和尚干涉白蛇娘娘情爱生活的结果。在这一点上，法海的行为超出了宗教的权限。宗教虽多主张禁欲，但一般地并不干涉世俗的情爱生活。蛇，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与女性及性诱惑有关，进而，又往往成了“淫欲”的象征。法海显然也是感受到了诱惑的可怕。因而，法海的镇压行为，与性道德的权威有关。从原始人类的图腾柱上，我们能够发现与作为象征物的塔之间的某种始源的相关性。塔，也许可以理解为男性生殖器崇拜的遗迹。而把塔作为某种镇压工具来理解，反映了原始思维中的性禁忌观念。

奇妙的是，雷峰塔首先是作为镇压物而存在的，并且，又恰好是针对白蛇娘娘的受孕和生育而发挥功用的。因而，可以认为，民间的“白蛇传说”中隐含有一个关于性和生殖的文明“寓言”。其中，雷峰塔作为男权的象征，同时，也是文化和道德的权威的象征。而这些象征的意义又集中体现在一个暴力性的行为——“镇”——之上。这是对男性“性暴力”的暗示，同时也是对文明的压抑机制的暗示。更为奇妙的是，这个民间传说在其结尾部分，将法海囚禁在蟹壳之中。对法海这位“性压抑者”的惩罚，被巧妙地安排在一种繁殖力惊人的节肢动物的繁衍过程之中。这体现了民间文化对于文明压抑机制的一种充满智慧的反叛。

在中国传统的文化结构和道德系统中，家庭的伦理结构是核心部分。“礼”的系统首先是建立在一种自然的生殖秩序和性别秩序的基础之上的。阴阳乾坤、上下尊卑，构成了一个严密的“塔形”结构。^①“礼”文化将自然的性和生育的欲望纳入到道德化的秩序之中加以规范和限制，形成了对性和生育欲望的压抑机制。^②而对于传统文化结构的破坏与重构，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意味着首先即是对传统的家庭伦理秩序的破坏与重构。这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主题之一。

鲁迅在五四时期的文化批判工作，有很大一部分的内容是针对封建家庭观念和“性道德”的。^③他的兄弟周作人亦曾专门致力于性伦理的研究，甚至企图重建一种“性道德观”。^④而家的衰败和家园的荒废，也一直是现代文学中的一个母题。与此相关，个性解放、性爱及婚姻自由，亦是现代文学中的主要的内容因素。这样来看，作为文明压抑机制之象征物的雷峰塔的倒掉，在鲁迅眼里，很自然地成了一个关于传统道德系统崩溃的转喻，进而，又成了一个关于历史文化颓败的转喻。由于这一内在关联性，倒塌的雷峰塔也就成了文明颓败的象征性景观。

二

在“雷峰塔倒掉”事件中，最吸引鲁迅注意的也正是废塔的那一堆瓦砾。他的《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便将注意力停留在这个瓦砾堆上，并将之与历史的“废墟”意识联系在一起。

鲁迅特别提到，西湖附近的乡下人经常在雷峰塔上“挖一块废铁古砖挟回家去”。对于这一类带有“废墟”属性的物件，作者本人并不陌生。他在北京教育部的日子，几乎每天都与这种东西打交道。在那些寂寞的夜间，他总是独自一人默默地面对着一堆堆汉砖、瓦当、古镜、古碑及其拓片。他迷恋于这些古代文明残存的碎片。正是在这些残缺、破碎、斑驳的“废弃之物”上，他嗅到了一种文明的颓败气息，而雷峰塔的废墟恰好唤醒了他的这一内在的经验。这种经验，在同时期的《野草》写作中，则转化为一种基本的动机和主题。

“废墟”是《野草》中基本的空间意象之一。我们可以看到，《野草》中的人物总是以“废墟”为基本活动场所，出没于断壁残垣之间。

我顺着倒败的泥墙走路，断砖叠在墙缺口，墙里没有什么。⑤

墙，是建筑物的主干部分。在有残墙之处，一定是曾经有过人家，无论其为大户还是小院。人们面对废墟，自然各有怀抱，但废墟的空无之感，总是最为触目的现实。尤其是那些古郁的遗址，它常常吸引游人驻足，引发怀古之幽思。诗人更愿为此赋上优美的诗章。

“怀古诗”在中国古代诗歌里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怀古伤今的历史感慨，乃是“怀古诗”的基本内容。但在“怀古诗”中，“废墟”并非一片乌有虚空之地，它仍“有”某种东西，以隐匿的方式充斥其中。这个隐匿的“有”，即是历史的时间关联性。它唤醒了诗人

的历史感。这样，“废墟”就不再是异己性的存在。它构成了这些幸存者（诗人）现实生存中的世界景观之一部分。历史的“废墟”使那些早已成为过去的古代世界和古人生活与现在的世界联系在一起。通过怀古者的现实生存，历史的链条得以延续。历史的“匮乏”和“空洞”，在诗人的怀古伤今的思绪中得到了代偿性的充实。因而，“废墟”昭示人以总体性的“历史——时间”结构，它使人理解了历史的时间属性，理解了历史兴衰的必然规律，并使人意识到“自我”在历史中的位置。

但是，鲁迅笔下的这片“倒败的泥墙”却不是这样。它不是一处“遗址”，不是供人“发思古之幽情”的所在，甚至连“风景”也算不上。这个颓败之物，不仅在质料方面完全“风化”了，而且，在内容方面也彻底地“空虚化”了。它从形式到本质，彻头彻尾地“没有什么”。它只是一“废墟”，真正的“废墟”，如此而已。作为意识主体的“我”，他的意识也有着同样的“空洞性”。“我”既不怀古，也不伤今，几乎像影子一般，在“废墟”之上机械地“走路”。他的“走路”，也没有任何含意，只是走走而已。文章接着写道——

微风起来，四面都是尘土。

这些尘土，是毁灭后的建筑物的“灵魂”，但它毫无建筑的气息。这是一片“虚无”的尘埃。它弥漫于“废墟”之上，正如影子般的“我”一样，不仅不能使这个空间显得充实，反而带来了更加浓重的虚无气息，使之显得尤其空洞。同样的尘土飞扬的景象，也曾出现在T·S·艾略特的笔下——

我给你看一捧尘土中的恐惧。⑥

T·S·艾略特站在20世纪的欧罗巴大地上，强烈地感受到了文明之泉业已干涸。他笔下的欧罗巴大地，呈现了一种“废墟”和“荒原”的景象。《野草》与《荒原》基本上属于同时代的作品。⑦ 它们

虽然分别产生于不同的文化母体之中，却描绘了类似的世界景观，道出了相近的生存感受。古老文明的颓败现象，在鲁迅的《野草》中上升为一种普遍的历史“废墟感”和文明“颓败感”。《野草》的“现代性”也正表在这里。

三

“荒原感”与“废墟感”是一种内在相关的感受，或者说，“荒原感”是一种广泛、深远的“废墟感”。“废墟”在广延上的扩展，必然通向“荒原”。在T·S·艾略特那里，从欧洲文明大厦坍塌的“废墟”之上，生长出带有末世色彩的“荒原”意识。同样，在《野草》中，“荒原”亦是一基本的空间意象，如“广漠的旷野”（《复仇》），“无边的荒野”（《颓败线的颤动》）等。《野草》中的这种“荒原”意识，超越了对具体的民族历史的颓败现象的感受，成为对整个世界的空虚化的体验和人类文明的末世意识。

艾略特笔下的“荒原”意念产生于中世纪欧洲的“圣杯传说”和更为古老的关于生殖的神话及宗教仪式。^⑧在“圣杯传说”中，隐含着—个关于“生育”的“寓言”。“骑士”象征着男性生殖力，“大地”象征着女性生殖力，而对于“圣杯”的寻找和圣杯仪式的答案，则与农事灌溉、进而与性行为有关。古希腊人关于阿多尼斯、阿蒂斯等的神话传说和宗教仪式，亦有相近的象征意蕴。艾略特用“干枯的不生育的”荒原，象征着贫困的文明和枯竭的生命力。在文明坍塌的“废墟”之上，只有野草丛生。——

在山间这个坍塌的洞穴中

在淡淡的月光下，在殿堂四周

倒塌的墓上，野草在歌唱^⑨

鲁迅的“野草”也生长在这种地方——

生命的泥委弃在地面上，不生乔木，只生野草。^⑩

然而，会有一位骑士来拯救这片干涸、不育的土地吗？艾略特描绘了一位“现代骑士”的形象——一个用枯草扎成的“空心人”。^⑩也许就是使用“荒原”之上唯一的植物扎成的。“空心人”传达了艾略特对现代文明末日的绝望感。

让我们来看看鲁迅的“荒原”上的情形吧。

在《复仇》一文中，我们看到这样的场景：一对全身赤裸的人，手持利刃，在广漠的旷野上相对而立——

他们将要拥抱，将要杀戮……^⑪

这一场景与上古时代人类祭祀谷物神的宗教仪式颇为相像。如，在欧洲和小亚细亚地区所盛行的阿多尼斯崇拜的祭祀活动中，有青年男女模仿阿多尼斯与阿芙洛蒂忒，在旷野上或圣殿里交媾。^⑫而一些原始部落则有以活人作牺牲来祭祀“谷精”（谷物神）的仪式，仪式中要将牺牲者的血洒在谷种和土地之上。^⑬这一类仪式的目的是祈求大地丰收，人畜兴旺。但是，在鲁迅《复仇》中，则隐含着对这种“生育”祭祀的“反寓意”。这两个人是性别不明的，并且，他们裸立于旷野，却既不是要交媾，也没有相互杀戮。

于是只剩下广漠的旷野，而他们俩在其间裸着全身，手提利刃，干枯地立着。^⑭

这样一种造型，构成了对“生育”祭祀仪式的“反寓意”。“他们俩”拒绝成为牺牲。鲁迅在一则论及“牺牲”的随笔中，曾经这样写道：“凡有牺牲在祭坛前沥血之后，所留给大家的，实在只有‘散胙’这一件事了。”^⑮因而，“他们俩”甘愿自己的生命沦为干枯和死灭，以此向无聊的看客复仇。这两位“复仇者”显然不是复苏“荒原”的“骑士”。

《野草》中倒出现过一位“骑士式”的人物——《这样的战士》中的“战士”。他有着强盛的原始生命力，像野蛮部落的战士一样。

这个人意志坚定，他手持投枪，“在无物之阵中大踏步地走”，这看上去颇像是一位“骑士”。但他似乎并不拥有关于“圣杯”的智慧，他只能在“强迫重复”的“举起投枪”的动作中“老衰，寿终”。^⑭很显然，上述两类“英雄”，对脚下的这片“荒原”已不抱复苏的希望，他们拒绝播下生命的种子。这一对文明的拒绝态度，在《野草·题辞》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⑮

然而，这“野草”，这“荒原”上的唯一生命，却恰与脚下的“荒原”一样，贫瘠而且“不育”。鲁迅笔下的“荒原英雄”，与艾略特笔下的“空心人”颇为相像，他们都是颓败文明的末代传人。

很显然，在鲁迅那里，“荒原”的根源来自文化传统强大的压抑力。在文明压抑机制的威力下，个体生命只能扭曲地生长。鲁迅将这种状况比作磐石之下的草。“至于百姓，却就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象压在石头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⑯个体生命的反叛，要求更加强大的“硬度”。因而，他也就像文明压抑机制一样“石化”了。

“他们俩”和“这样的战士”的结局，都毫不例外地归于“石化”。他们石像般地凝固在“荒原”之上，用空洞的眼睛茫然凝望着渺茫的虚空。风雨吹打着他，日月消蚀着他，将石头般的生命“沙化”，变成无意义的砂砾和尘埃。

“沙漠”，是寸草不生的、“绝育”的“荒原”的最终形式。在鲁迅看来，这正是传统文化土壤的象征。毫无生命可言的精神沙漠，正是四千年来大大小小统治者——“沙皇”的治绩。

沙漠在这里，恐怖的……

……

比沙漠更可怕的人世在这里。^⑰

四

一位衣衫褴褛、疲惫不堪的流浪者，为逃离那“比沙漠更可怕的人世”，踏上了漫无尽头的路程。某一日黄昏时分，在一荒凉的郊野，他遇上了一老一少两个人：老翁和女孩。——《过客》的故事如是开始。

这一段看上去颇像是民间传说中的“狐仙故事”里的情节和场景。在这类故事(如《聊斋志异》中所载)中，常有一人(多半是进京赶考的秀才)，在日暮途穷之时，荒郊野外之处，蓦见一处院落，投宿其中，结果巧遇狐仙，云云。但是，《过客》的“过客”却不是文质彬彬的秀才。他更像乞丐。那位“女孩”也不是狐仙。她不成为性爱的对象。“过客”对于她的任何一点温情，包括一小片布的馈赠，都加以拒绝。至于那位“老翁”，显然也不是“狐员外”之类的角色。他的老态，他的萎顿，就同我们司空见惯的任何一位老人一样，并无特别之处。《过客》，包含着一个对于“狐仙故事”的“反寓意”。

在“狐仙故事”中，狐仙的居处总是一片华宇深宅，尽管它只是一幻象。而“过客”所到之处，却一点儿也不像是狐仙之家。

东，是几株杂树和瓦砾；西，是荒凉破败的丛葬；其间有一条似路非路的痕迹。一间小土屋向这痕迹开着一扇门；门侧有一段枯树根。②

这倒是像幻象消失后的野狐出没之处。《过客》还原了“狐仙故事”中的空间的本质。这一间小土屋，仿佛是世界之尽头的最后的房屋。它的主人是老朽。这位老人，像历史一样古老而衰朽，他简直就是一个古老民族历史的化身。他这最后的栖身之所，让人联想到法海老和尚的蟹壳。它们看上去是多么的相似！这所“历史小屋”，隐秘而又充满诱惑。“过客”止步于此，“过客”的意识也在此梗阻：去还是留，这是一个问题。一个意识的危机，在这个“小

土屋”的门口展开。“小土屋”提供了《野草》中的第三个基本的空间意象——“密室”意象。

“密室”，通常处于住宅的内部，属于充分私人化的空间。这里“禁止旁听”。这种“密室”经常出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下，其中居住着一些“幻想家”（“地下室人”、拉斯科尔尼柯夫，等）。巴赫金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这些人物，“是以进行意识活动为主的人物”，他们并非一“客体形象”，而是这个形象的“自我意识”。^②这样看来，“地下室”的空间也就不仅仅是“地下室人”的生活空间，而更应理解为其“自我意识”的空间。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来说，“地下室”这种隐秘、封闭的空间，更有利于发展他们的“自我意识”，就像洞穴有利于耗子的生存。“地下室人”就曾自比耗子。而到了卡夫卡笔下，这种“幻想家”干脆就是一只鼠科动物。一只爱动脑筋、耽于幻想的大型啮齿动物居住在“地洞”里，它将自己的地下居所建造成一个如同它的头脑一般的、神秘而又复杂的“迷宫”。^③而这一“迷宫式”的结构空间，恰好与卡夫卡本人的“自我意识”结构相表里。“密室”，成为“自我意识”空间的隐喻。

鲁迅《野草》中的“密室”亦可作如是观。但这里的“密室”却有着另一番景象。如，在《颓败线的颤动》中写道——

我梦见自己在做梦。自身却不知所在，眼前却有一间在深夜中紧闭的小屋的内部，但也看见屋上瓦松的茂密的森林。^④

这是一个“紧闭的”空间，其中存在着一个空虚化了的、缺席的“自我”，或者说是“自我的影子”。在另一篇文章中，鲁迅也曾写到过这种“影子自我”——

我不过一个影。^⑤

在这个密闭的空间内，发生了一桩男女性行为，但它不是“狐仙故事”中的那种温柔乡之梦，而是一桩充满了暴力意味和耻辱感